

弗吉尼亚·伍尔芙,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之一。她在小说中尝试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试图去描绘在人们心底的潜意识,最著名的小说包括《墙上的斑点》《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的房间》。

乘风而去 顺流而下

徐素红 淤溪幼儿园

《劝学》有云:“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急步快趋不敌骐骥一跃,而水能屈于桂棹兰桨,可见,借助机遇巧妙发力,如君子般“善假于物”,必定能踏上奔赴目标的“快车”。

窃以为,不急功近利,找准适合自我发展的机遇,可乘“快哉”风,绝“顺哉”流。

找寻合适的机遇,要知道人各其志,不可凭借众人之风气来为自己发声,而在于审视自我处境,预判自我所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曾自嘲“奉旨填词”,扎到市民堆里去写他的歌词,放弃了功名考取,于是他身上的文学才华与艺术天赋立即与这喧闹的生活气息、优美的丝竹管弦和多情婀娜的女

子发生共鸣,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市民文学作家”,“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多么令人为之倾醉的词,正如梁衡先生在《读柳永》中所评价的:“一个人很难选择环境,却可以利用环境。”多少诗人、作家打着诗和远方的旗号,挤破脑袋攀附高地,只求名誉金钱。殊不知,在那市井气味浓郁的低处反而蕴藏无限机遇,柳永把握住了机遇,将自我价值发展到极致。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把握机遇,还需乘天地之正,“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对企业使命有“自来水哲学”的比喻: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因

此,奠定了松下经营的基本方针:质量必须上乘,价格必须低廉,服务必须周到,走平民路线的可持续发展之道,颇得顾客信赖,逐步走上壮大之路。乘天地之正与人和,才得以使前行之路途更无阻碍。企业为客户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和丰厚的利润回报,这与虎狼般窥视客人的钱袋子,无理地压榨客人的利润相比,确实难得。使顾客常受益,乃是企业获益的最大源泉。抓住机遇以后要做的是要使发展有充沛的理由,即求得内心和谐、与人无冲突。

懂得把握怎样的机遇以及把握机遇而后如何行动,做一位船夫,风向正好的时候鼓起船帆,才得以乘风而去,顺流而下。

爱的味道

夏琳琳 第四中学教育集团四中校区

母亲烧菜手艺一流,我以前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她烧出来的菜总是那么香甜可口,同样的食材无论我在什么地方都吃不到那种味道。后来才发现,那不是什么秘诀,那是母爱。

看了蔡澜先生的一篇文章我才知道,他也曾有过同样的疑惑,这疑惑在疫情期间被解答了。疫情期间他的工作节奏慢下来了,才有空去菜市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挑选自己喜欢的菜。他瞬间明白了为什么母亲烧的菜味道不一样:她将爱注入了食材,让孩子吃的时候,有着不一样的体验。所以,蔡澜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最好的食物,应该是新鲜的简单的,而最好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味道。”深以为然。

因为母亲的味道里有爱的添加剂。是母亲从菜地里采来的荠菜,挖出的芋头和花生,掰下的玉米;是母亲从超市精挑细选的肉丝和排骨;是母亲用心熬制的鸡汤和小米粥。哪怕是一碗平平无奇的蛋炒饭,也能翻出新花样,让我百吃不厌。

小时候上学前,母亲总是备好了早饭,然后喊我起床,我一边吃早饭她一边给我梳头。桌上的早餐,无论是清粥小菜,豆浆油条,亦或是牛奶面包,温度都是刚刚好,泛着淡淡的香气,温暖了我一个又一个的清晨。

母亲的菜肴里有满满的

爱,总是给我勇气和力量。每次我都会把她精心烹饪的食物吃光,让她充满成就感,开心得不行。

我爱吃小炒,她就会去精选肉丝,配上鲜嫩的芹菜,做我最爱吃的芹菜炒肉丝;我喜欢酸菜鱼,她便会去菜场挑选最鲜活的黑鱼,请人刚成薄薄的鱼片,再去选购酸菜,自己配制调料而不是用预制的调料包烹制,家常版酸菜鱼在飞滚的热油中起锅,带着麻辣鲜香,还有满满的爱。

我爱上减脂餐的阶段,母亲居然很配合我,去超市的时候也习惯了选品相好的西兰花和紫甘蓝,将家里的水果洗好去皮切块,配上剥好切开的水煮蛋,以及我从便利店买回的鸡胸肉,按照我发给她的图片去制作各种蔬菜水果沙拉,丝毫没有怪我吃这些不算正式的餐食。

初秋时节,下班的我总会吃到水果,有时候是一碗晶莹剔透的红石榴,有时候是一碟剥好的爱媛橙。冬天的夜晚,我下了晚自习回家,母亲居然端上一盘烤红薯。她开心地告诉我,是跟网上学用空气炸锅烤的,无油无糖很健康。这香甜软糯的烤红薯,不仅温暖了我的胃,也温暖了我的身心。

母亲将爱融进了三餐饮食里,无论水果蔬菜点心,都带着满满的心意,这就是爱的味道。它伴我穿越人生四季,让我幸福且知足。

栾树,是用来发现的

陈冬梅 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淮海校区

史铁生《我与地坛》第五个故事,小姑娘在一棵大树下捡“小灯笼”让我认得了栾树。地坛的栾树黄花落了结灯笼,由黄,转白,变黄。

自从在文字里遇见栾树后,我就在一个初秋遇见了活生生的栾树。

我们驱车去江南小镇参加读书会,读书的小屋居然在一片大大的庄稼地里。还没望见读书屋,在一片稻田的尽头,一棵彩色的树遥遥地昭示着她的黄、绿、红、棕,是栾树?!比地坛那几棵大栾树色彩浓艳。我跨步走近,仰头寻着白色,终究是满头的亮色,挂得梢头低垂。她是让你数数,她能结出多少小灯笼来。可你哪里能数得明白呢?只能任她骄傲地用枝头挂满灯笼向你炫耀。她比画家的色盘神奇,她不仅有色彩,还能开出串串桂花似的艳黄色小花,结出任巧手的你糊也糊不出来的纤巧灯笼。灯笼要么苹果绿,要么橙黄,要么鲜绿夹杂着一抹嫣红。她为什么跟地坛的几棵大栾树不尽

相同呢?

那天绵绵秋雨,路灯朦胧,我背着健身包去做瑜伽。从小区北门拐出,微光里的地上、停着的车上铺着“雪花儿”。是什么花儿?凑近看,桂花?有着桂花的姿态,轻盈,小巧,鲜黄,娇嫩。抬头,花树上长长的花穗四面八方地伸着。小花儿,经不住风雨的落下,坚强的就在高高的枝头挺着。挺立高枝的,我攀不到,就看铺在地上的、车顶的。车顶上密密层层的小花,干净,有铺雪的意境,让人恍惚,脑海里跟冬雪镜头不断切换,倘若不是自己穿着单薄,断然认定这是一场初雪了。再抬头,有小灯笼!看不清什么颜色,栾树!不知道是我从前粗心还是感受力刚刚生长出来。这一条马路的两侧栽种着栾树,我为什么从前没有留意呢?

白天,我开着车,漫行在马路中央,望向远方,路两旁的枝头在空中伸手相握,红色灯笼,黄色花穗,绿色枝叶,还有没来得及染红的橙

黄,在马路空热闹收集阳光的色彩。她们如此热忱,又如此默然,又在取笑我的迟钝——你的眼里有我,我就捧出我的花,我的果,我的色彩,我的千姿百态,装点你的秋天,抚慰你快枯竭的心灵,让你复苏心潮的灵巧。

生活就是这样,你眼睛里有了什么,是因为你的心里有着什么。

开车去车站,慨叹公路绿化工程师的审美,他们怎么知道有一天会有一个人会发现这长长的公路旁的色彩斑斓的栾树,地上铺着柠檬黄的小花,枝头相连相接,互相传递着红、紫红,黄、棕黄,橙、橙红。她们就一直泼洒着鲜艳,从枝头到地面,从这头到无尽的那头……让我轻踩油门,靠边慢行,眼睛睁着,睁着,看,看不够这谁也画不出来的鲜活色彩。也不对,就是一枝神奇的画笔画出来的吧。

秋天,真应该在栾树林,栾树园,任满树的黄花,红灯笼,黄灯笼洒落你的肩头,发梢,前路……



龙腾万里 (国画)

陈亚兰 淤溪中心小学